V
J269
K96
2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丁酉

河圖洛書。為太極。見萬物皆備之象焉。太極圖○為太極。見為物不貳之象焉。

周元公太極圖說。已是將造化之妙發揮出來。及讀通書。又有所謂幾者。蓋就動靜之間。指出一點微妙處而言也。又有所謂神者。蓋就動靜之中。指出一點靈妙處而言也。此理儘無窮。儘堪

玩索

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為家當

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一邊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致意焉至其自道則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又曰予欲無言嗚呼深哉

聖人之言高如天平如地其間種種具備處處圓通是故見以為主靜無往而非主靜也者見以為主敬無往而非主敬也者見以為窮理無往而非窮理也者見以為致良知無往而非致良知也者見以為脩身為本無往而非脩身為本也者只看人如何體取若執一說以格諸說則

固而已矣

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直是顯着千古學人膏肓之病

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試看此語是何等氣魄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為害於將来試看此語是何等心腹

許敬菴先生曰今日之學無有言論可以標揭惟是一念純誠力行不懈則此道自明又曰近時朋友各揭宗指以為獨得聖學之秘由乎遠觀之總與古人訓語等耳有明道淑人之志者願三復於斯言

或問克己由己兩己字是同是異曰克己之己對禮而言也由己之己對人而言也本文原自明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也由雖不敏請事斯語由己也亦不須添一字註脚矣

陽明先生之揭良知本欲人掃除見解務求自得而習其說者類喜為新奇向見解中作功課夫豈惟孤負良知實乃孤負陽明也所謂一法設一弊生蓋立教之難如此

歲丙戌余晤孟我疆先生於都下我疆問曰唐仁卿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為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箇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為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柰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為性宗愚不能釋然耳因為細析其所以仁卿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

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先生此說極平正、不知晚来何故却主無善無惡所謂無善無惡離有而無耶、即有而無耶、離有而無於善且薄之而不屑矣、何等超卓、即有而無於惡且任之而不碍矣、何等脫洒、是故一則可以擡高地步、為談玄說妙者樹標榜、一則可以放鬆地步、為恣情肆欲者決隄防、宜乎君子小人咸樂其便、而相與靡然趨之也、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予皆不敢知也、

張陽和太史孜孜好善、自其天性其於世故又儘留心、假令得政當有可觀

孟叔龍德宇、溫然而其中甚介、罷官歸家中丞仁軒張公饋之一程、亦謝不受、最後書問都絕、官其地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

孟叔龍與孟我疆符卿、以道義相切磋、官都下、聯告而寓、自公之暇、輙徒步過從、飲食起居、悉共

焉時人稱為二孟陽和太史作二孟歌記之許司馬敬菴曰過張秋訪孟我疆之廬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有茅舍倍之。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

李司馬于田曰南樂魏懋權當其為諸生便居然有包宇宙籠古今亭亭獨立之致比成進士於時張江陵秉政且十年威權震世其勢如火燎原觸之者糜爛無餘士大夫最下者伺候惟謹承其餘唾以為光豔其中人則望風茅靡無所

短長即號為賢智亦醇謹自修保己無過而已無復敢訟言其非者公獨恣言極切每稠人廣坐中肆口評議曰某事不宜興某徒令天下多事耳。曰某也賢。胡以得過。曰某也不肖。胡以驟得其官。曰夫夫也有相才無相量聞者縮頸吐舌稍稍引去久之一座盡空公徐徐步出索馬乘之去揚揚如也。魏中丞懋忠曰說者以予弟早攻文章中更尚氣節不享長年率引屈左徒賈太傅為況今離騷諸篇與過秦論治安策固

在也弟所構製安可盡同第其意氣頗類魯仲連耳盖暴秦之威震於時仲連以一布衣對新垣衍力伸大義于天下其志竟不屈秦下江陵之權亦震于時弟以一博士上諸名公書力伸正氣于天下其志肯屈江陵下哉弟嘗有詩曰從今蹈海惟吾意金馬焉能更墜沉又曰一箭功成東蹈海乾坤合讓魯連狂殆自道也余惟兩君子可謂善言懋權矣而獨余所窺於懋權尚自有在記得乙酉之歲余為文哭懋權曰是

下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不爾不以慊於志故常憂足下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介於胸中故常樂孟叔龍聞而韙之以為此懋權實錄也

有語魏懋權曰子信可謂直道而行矣雖然吾懼其窒也盍少婉焉懋權謝曰今天下不缺此一字何必我已述而告余余曰今天下不缺此一字吾儕却缺此一字懋權躍然起曰善

劉國徵曰有人於此自負甚偉及叩以時事是非

又往往鶻突何也予曰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何緣迷謬只以不真之故不真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無所不至矣總總只為自家開個活路

魏懋忠以言事謫李道甫上疏救之亦謫劉國徵聞之自閩貽子書曰言官有人散曹有人可令銓衡無人乎其忠告如此於是懋忠從許州判遷南銓部道甫從東昌理遷南儀部矣檢國徵發書之日恰是越峯孫公為兩君子啟事之日也

懋權廣額豐顧眉目如刻畫遇事英氣勃發而居平無疾言遽色有犯不校國徵白皙脩幹風神疏朗稜稜謖謖不可以一毫非義干而中實竟然長者於法皆宜壽乃懋權僅得年四十二國徵僅得年四十竟不知何以也

但有薄視名節之心其流必且至於卑瑣而無檢

然而使人得以名節擬我則亦未離乎血氣也
但有薄視事功之心其流必且至於孤高而無
實然而使人得以事功擬我則亦未離乎才技
也是故君子知道之為貴

程伯子曰東漢人才一變可以至道此語極公
天下有一分可為亦不肯放手此聖賢事也天下
有一分不可為亦不肯犯手此豪傑事也
人須是無欲方得自由自在只些子未淨凡事便
不免左顧右盼婉轉周旋惟恐妨碍了這些子
到底這些子未必能如吾意那許多周旋處都
枉了

憲少時從原洛張師游師授書不拘拘傳註直據
其中之所自得者為說最善開發人憲聽之輒
津津有會一日講論語或問禘之說一章憲請
曰惜也或人欠却一問師曰何也憲對曰假令
或人於此再問曰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夫子必自
有說師喜曰作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講

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章師曰子意云何憲對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師曰試舉看憲對曰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上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師喜曰能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一日有客言劍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憲聞之甚以為得馳告張師師不荅憲疑焉師曰子知之乎朱子絕世聰明却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然蓋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亦都曉得聖賢話頭做個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等說憲曰恐畢竟非上智事師曰昔程叔子座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旁一人曰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已而見李公舉師語質之公憮然嘆服

憲問張師曰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解作存

心致知不識是子思本旨否師曰此朱子就自家得力處說存心即主敬致知即窮理神而明之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敬直義方論語之所謂博文約禮大學之所謂格致誠正孟子之所謂知言養氣都只一樣若但在字句上吹求便是葛藤

朱子祖周程宗張邵師延平淵源最確所交張廣漢呂金華並極一時之選觀其往來參證不為苟同不為苟異其得諸兩先生者良不少矣

於象山先生似乎交一臂而失之以致紛紛之疑迄今未已甚者至詆其好勝愚不敢不為之扼腕三嘆

管東翁曰朱一變至於程程一變至於周周一變至於孔又曰見欲圓即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矩欲方即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又曰窮理不厭旁參脩道必遵孔轍皆正論也過此以往以俟君子

唐荆川先生曰易六十四卦卦有吉凶孔子作大

象俱就吉一邉說蓋示人直入聖道也李見羅先生曰孔子贊易只在易有太極一句予竊以為知言

予讀易一喜玩六十四卦卦象一喜玩六十四卦卦名一喜玩六十四卦卦序箇中意義隱映流轉層累無窮平旦清明燕居調適諸緣盡遣冥心獨會俄而神情偕來悠然投合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唐荆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說本孔子禮樂征伐一章来却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然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論曰春秋王道也禮樂征伐

出於天子、無或有一人之敢横行、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孔子之言補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如此貫方成一部春秋、然則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曰自周之臣子而觀一十二王、皆君父也、自周之先君而觀一十二王、亦臣子也、春秋托始於平王、正以其忘君父之讐、為亂賊首、而治諸侯、治大夫、治陪臣、則以治其從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聖賢鞭策人處、往往有危辭、子貢之非計然猗頓之徒、明矣、所謂特此心未忘耳、而科之曰、貨殖、此危辭也、直欲他認做天來罪過、庶幾猛然割舍、就咽喉之下、拚此一刀、不復少有係吝、留下種子、將來乘間竊發、直至於莫可收拾耳、他如子路好勇、便以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警之、使門人為臣、便以行詐斥之、又如孟子以樂正子之從王驩為徒餔啜、以人之受爾汝士之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

言為穿窬皆在意也

天曰貨殖二字粗看来便粗細看来便細粗看来便如計然猗頓之徒細看来必如舜之有天下而不與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湯之非富天下尹之弗顧弗視孔子飯蔬飲水顏之一簞一瓢方是徹底澄清跳得出這二字也

彭更疑傳食萬章疑受餽所見極正孟子評桐宮之事而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愚於此亦曰有孟子之志則可無孟子之志則盜而已矣

異教家往往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却不如中庸只說箇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為親切于此體貼有個消息即所謂父母未生前天地未生前者都在其中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均之為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正